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

解放石家庄

焦 延 适 李 丰 祝

人 物 表

钟天民 男 解放军某部旅长。
潘有财 男 九连连长。
张喜子 男 九连班长。
孙 永 男 九连战士。
宋 春 男 钟天民的警卫员。
郑铁柱 男 九连指导员。
高政委 男 旅政治委员。
杨 旭 男 作战科长。
苏月琴 女 清风店地区民兵队长、潘有财的未婚妻。
潘大娘 女 清风店地区群众，潘有财的母亲。
黑 妮 女 清风店地区民兵。
王旅长 男 解放军某部旅长。
郭旅长 男 解放军某部旅长。

敌军长 男 驻守石市敌军长，绰号老耗子。
敌师长 男 驻守石市敌师长，绰号刘疯子。
上校参谋 男 老耗子的助手。
参谋长 男 刘疯子的参谋长。
女报务员 老耗子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我军干部、战士若干。
群众、民兵若干。
敌军军官、士兵若干。

硝烟滚动的衬底上，映出了我军向蒋介石王朝大反攻的画面：

雄兵飞渡黄河，冲击向前。

雄兵越过陇海铁路、踏过山镇，冲击向前。

浩荡的步兵、炮兵、骑兵和支前民工们开进在大路上。

战士们押着一队队俘虏从战场上走下来。

……。

画外音——字幕叠印在画面上：

一九四七年秋，祖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：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退却转入了战略反攻。全国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。遵照党中央、毛主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也向着敌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进攻……

1. 解 放 正 定

排炮齐发、弹丸呼啸。

炮弹在一座城头上炸裂，烟火腾空，扬起碎砖土块。

战士们向着县城冲锋，杀声雷动，涌如潮水。

一架云梯搭在城头上，又一架云梯搭在城头上……

我攻城部队踏着云梯攀上城头。

一个战士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插在城楼上。

红旗飘扬，拨动着滚腾的硝烟。

硝烟里，隐约看到刻在城门洞上方的三个字：“正定府”。

2. “孤岛”惊敌

一支明亮的放大镜，把“正定”二字放大了。

石家庄市敌军部大楼作战室里，敌军长老耗子、上校参谋、敌师长刘疯子的参谋长正围着圆桌看地图。只有刘疯子仰坐在旁边的沙发上，仰脸抽烟，若无其事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老耗子把放大镜丢在圆桌上，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上校参谋：“军座，正定距石门只有十五公里，共军会不会乘机攻我石门？”

“老弟是被共军的所谓大反攻吓破了胆吧！”刘疯子阴阳怪气地说着冷了上校参谋一眼，随即站起来，猛地推开了阳台的大门，遥指石市外围：“老弟可以看一看！”

石门外围：

交织的电网。

密密的鹿砦。

两道深深的市沟，隐匿在鹿砦丛里。

林立的碉堡，排列在市沟沿上。

两道市沟中间的环城铁路上，铁甲列车满载着匪兵奔驰，发出“光当”“光当”的声响，使人毛骨悚然。

刘疯子的画外音：

“就凭共军那些土枪土炮，也敢啃我石门要塞！……”

作战室里。老耗子面色阴郁，用一派教训的口气说：“刘师长，你身兼石门警备司令，还是不要大意吧！共军连续发动正太战役，把石门整成了一座孤城，有道是雁孤群欺、城孤难防呀！”

刘疯子十分傲慢。他愤愤地把烟头向地下一丢：“我是总裁亲手培育的党国军人，从来不会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！”

上校参谋翻眼瞅了瞅老耗子。

老耗子悲切地苦笑了一下：“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呀！”他板起面孔，命令上校参谋：“立刻派飞机，侦察共军动向！”

3. 难于琢磨的撤离

一架敌机在正定上空盘旋。

地面上，我数路大军走出城门，向北挺进。

城门洞两边贴着醒目的捷报，鲜红的大字是：我晋冀鲁豫大军飞渡黄河，二十天歼敌九个半旅。

另一张捷报上写着：西北大军转入反攻，沙家店一战全歼蒋匪整编第三十六师。

又一张捷报上写着：鲁西南大捷，华东我军全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，跨过陇海线，直达淮河。

……。

行列里。战士们怀着振奋和羡慕的心情纷纷小声议论着。

九连战士孙永朝红色的捷报瞥了一眼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紧跑几步，在一个大个子战士后腰上捅了捅：“班长，看看人家！”

大个子战士叫张喜子。他深沉、厚道，向孙永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快走吧！”

城外公路口上，一块木牌上写着：正定——石家庄15公里。下面的箭头指着部队行进的相反方向。

孙永歪着头看了看敌机，撅起嘴来：“好不容易拿下正定，一拔腿就撤，趁热儿打石家庄该多好？”

张喜子沉思着：“我估摸还不到火候儿。”

孙永：“那什么时候才到火候儿？”

前面有个挎驳壳枪的，他是连长潘有财，回头瞪了孙永一眼，烦躁地：“叫你撤，你就撤，罗嗦什么？”

和潘有财并肩走着的是指导员郑铁柱。他瞅了瞅孙永那难堪的模样，深沉地笑着和他并上了肩膀……

这时敌机向着石家庄飞去了。

4. 敌人起了疑心

敌军部作战室。

站在阳台门口的刘疯子，把手向后一扬，命令他的参谋长：“参谋长，通知部队，解除战斗警报！”

老耗子：“不！石门是总裁建在华北共区腹地的一座堡

垒，守住它事关重大。不查清聂荣臻部的行动意图，是决不能放松戒备的！”

刘疯子气得没说出话来，在地上转开了圈子。

上校参谋似欲缓和紧张空气，自言自语：“共军撤到哪去了呢？”

5. 军民急盼克石门

平汉铁路静静地躺在冀中平原上。两侧的“黄纱帐”被秋风摇曳着，浪波一般。

阵阵杀声在浪尖上飞腾。

铁路旁边的一个被榆、杨、槐、柳包围的村庄。村头墙壁上写着：西南合。

道路旁、谷场上、树林里，战士们正在练习刺杀，龙腾虎跃。

村边小溪处，潘有财指挥着战士练习攀登。他蹲在两丈来高的塄坎下，战士们踩着他的肩膀搭成了人梯，最上面的孙永一扒塄沿，松土落地，人梯倒了下来。落得满脸、满身泥土的潘有财用手抹拉了一下脸，脸上的泥土更多了。他沉思了一下，向孙永甩了甩脑袋，两人向村里跑去。

低矮的平顶民房。墙壁上写着标语：

“解放石家庄，参加全国大反攻！”

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”

落款全是：清风店地区民兵宣。

一座阔气的四合院门口，插着一杆红旗，映着出出进进的青年男女的笑脸。红旗上绣着：清风店地区民兵支前队。

黑妮——一个年青姑娘背着军鞋走进院子。

院子里，人群熙攘，一片欢腾。苏月琴和几个青年妇女数点着军鞋和慰问品；几个男民兵在收拾小车和担架；有财娘和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院里铺开的席子上绣着锦旗，上面“献给解放石家庄的子弟兵”十一个大字苍劲有力。

黑妮走近苏月琴，放下军鞋，俏皮地：“队长，点个数吧！我们小组做的，三十五双，一只不少。”

苏月琴笑着：“要是少一只呀，就扒你脚上穿的！”

“扒我的？”黑妮一抬脚，她穿的是绣花鞋，格格笑起来，“我看呀，还是扒有财哥的吧！”

“死妮子！……”苏月琴的脸绯红了。她要打黑妮，黑妮藏到有财娘的身后去。

就在这时，潘有财和孙永跑进来。

满脸泥土的潘有财，经汗一冲，更可笑了。他一进院子，就把手搭在挨墙靠着的手梯子上：“娘，借咱家的梯子用用。”

有财娘瞧了儿子一眼，把手一伸：“拿来！”

潘有财愣了：“什么？”

有财娘：“借条哇！”

潘有财呲嘴一笑：“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还管自个家的事？”

有财娘：“那你就别说借！”

潘有财无言答对，搔起头来。

院子里，一阵大笑。

有财娘打问着儿子：“整天滚得象个泥蛋子，又搬梯子干什么用？”

潘有财神气十足：“练攻城！听说石家庄外面的封锁沟可深啦！”

有财娘面浮愁容：“老听说要打石家庄，可总也不打，把娘的心都盼穿了。”

潘有财急着劝说：“娘，这不正准备着哪！”

黑妮嘴象刀子：“我看你们是光打雷不下雨！”

“你……”潘有财一愣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
苏月琴：“别难为你傻大哥了。”她把一个本子放在黑妮手上，“把军鞋的数目登记上。等钟旅长从纵队开会回来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

“嗨！还没过门哩，就亲乎上啦！”黑妮用一个手指头抹拉着脸蛋儿。

“看我不撕你的嘴！”苏月琴追逐着黑妮。

黑妮围着有财娘转圈儿。院子里，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好热闹呀！”钟天民风尘仆仆走进院子，后面跟着警卫员宋春。

众乡亲纷纷围拢问候：“钟旅长回来啦？”

“回来啦！”钟天民看见院里的小车、担架，“月琴，打石家庄，你们民兵可是跑到我们前头去啦。”

黑妮忽地从苏月琴背后钻出来：“这叫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！”

潘有财：“先行还不是推推小车，抬抬担架，真正解决问题，还得靠咱野战军！”

钟天民那敏捷的目光，一下望见黑妮在撇嘴，忙对潘有财说：“潘有财，你才当了几天兵，就看不起民兵了？”

有财娘瞅了一眼刚挨过橹的儿子：“才该呢！”她搬过来一个凳子，“老钟，坐下来歇歇吧。”

钟天民环视着院子坐下来：“大娘，你这套院子不错呀！”马上又把目光投给了潘有财，“你这个‘有财’的名字没白叫嘛！”

有财娘感情凝重地：“还不是托共产党、毛主席的福，斗地主、闹翻身，才分了这套院子。在早儿，他爷爷叫‘福来’，给地主扛了一辈子大活，累死了，也没来了那‘福’。他爹叫‘得宝’，石家庄的土匪钻出来，顺着铁路抓人，把他爹五花大绑地抓到石家庄去挖封锁沟，房子大的一块土塌下来，就……”她一面说着，眼里盈满了泪水，“老钟，你们可得快点解放石家庄，要不，咱们挨铁路住着的人，可得老顶着灾祸过日子呀！”

钟天民激动地站起来：“大娘，石家庄的敌人活不了几天了！”抬眼瞅见潘大娘绣好的锦旗，“你就等着我们来扛你绣的锦旗吧！”

有财娘：“听你这话的意思，石家庄还不能马上打。”

钟天民：“大娘，你听我老钟一句话：我们一定尽快解放它！”

“我信！”潘大娘撩起衣襟擦了擦眼泪，扭头回到屋里，拿出一双鞋子，递给钟天民，“这是大娘专为你做的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可别忘了石家庄是大娘的一块心病呀！”

钟天民把鞋子拿在手上，每只鞋上都绣着两个字，并起

来是：打倒老蒋。他激动地望着老人被风拂动的白发：“大娘，我一定记住你的话！”

一个通讯员站在钟天民面前：“报告！各团首长到齐了，高政委请你去开会！”

“好！”钟天民把鞋交给宋春，和乡亲们扬手告别，随着走出了大门。

宋春跟了出去。

潘有财向孙永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追出了大门。

6. 事与愿违

村街上，潘有财和钟天民并肩走着。

潘有财急切地：“马上行动吧？”

钟天民：“嗯！”

潘有财：“上哪儿？”

钟天民：“北上保北！”

潘有财：“怎么不打石家庄啦？”

“二十八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为什么不打？”钟天民的深沉的目光盯了一下潘有财：“知道石家庄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吗？”

潘有财急着回答：“那还不知道！石家庄是正太、石德、平汉三条铁路的汇合点，是太行山区的门户，是蒋介石安在华北解放区的一颗钉子，又在咱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身边……”

“是呀！”钟天民语调深沉，“只有解放石家庄，才可以把

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，才可以运用这座工业城市去支援解放全华北和全中国，才可以打开西进山西的通道，也才可以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。所以，石家庄是势在必克，刻不容缓！”

潘有财：“那为什么要北上？”

钟天民：“这就是学问哪！”

潘有财一下傻愣了眼。

钟天民和潘有财后面，孙永缠磨着宋春。

孙永：“宋春，你们当警卫员的，整天跟着首长，可真来劲！”

宋春：“哪有在连队带劲！打起仗来，机枪一端，‘嘟嘟！’敌人倒下一片，真痛快！”

孙永：“俺是说跟着首长，知道的事多，进步快。”

宋春：“锻炼的机会可没你们多。”

孙永：“宋春，俺向你打听点事儿，你要是告诉我……”

宋春：“什么事儿？别拐弯抹角啦！”

孙永：“什么时候打石家庄？”

宋春：“没听到。”

孙永急了，忙站到宋春面前：“哎，哎，你要告诉俺，保证教会你打机枪，还给你缴获一支最新式的这个。”他拍拍宋春挎着的驳壳枪，“二十响的！”

宋春向往地：“真的？”

孙永伸出一个小手指：“骗你是这个！”

宋春丧气地：“唉，可惜咱不知道。”

孙永：“你小子别装蒜！你不说，俺们连长也能打听出来，他给旅长当过两年警卫员哩！”随着向前边努了努嘴。

前面，潘有财还跟旅长磨菇着。

再往前走，是一座学校，旅部就设在这里。宋春赶忙跑到前面，站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，两手一横，挡住了潘有财。

“好！把他阻击在外面！”钟天民笑着。他突然发现了孙永，若有所悟地：“噢，你们还是两路夹攻呀！”

潘有财看了看孙永挂着孩子气的沮丧的长脸，被逼得苦笑了一下……

7. 敌人的猜想

一个匪士兵把军部会议厅的大门打开了。提着皮包，抱着文件夹子的匪军官三三两两地从楼道里走进来，边走边议论着：

“共军突然北上，包围了徐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很难琢磨……”

“共军一贯战术是先打分散孤立者，这次突至保北，与我强敌决战，值得深思啊。”

“唉！不知道又该哪位军头倒霉喽！”

早已坐在会议厅沙发上的刘疯子突然拍响了茶几，他怒发冲冠地：“都是些胆小鬼！”

匪军官们都难堪地愣住了。

刘疯子：“共军啃不动我拥有现代化防御设施的石门，自

然会北上保北去攻打一个小小的县城。这完全表明了国军的强大，共军的无能！不幸的是，这也值得各位大惊小怪！”

匪军官们有的摇头，有的叹息，有的递眼神，齐把皮包、纸夹丢在会议桌上，扫兴地坐在了桌边。

一阵皮鞋声，老耗子带着上校参谋突然站在了门口。

匪军官们肃然起立。

老耗子满面阴郁：“总裁电示！”

匪军官们磕响了脚跟。

老耗子：“共军北上保北，包围徐水，势欲与我决战。总裁已令李文率第三十四集团军由北平方向南进徐水，并命令我第三军立刻北进保定，与李文司令长官南北夹击，合歼共军于保北地区。至于石门城防，总裁指定由刘师长率部防守。”

刘疯子神气十足：“我刘某决心守住石门，誓死报效总裁！”

老耗子走到桌前，沉默地坐下，不无悲伤地：“大家都回去吧。总裁既已下令，我等决意执行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。”接着，他叹了口气，“但愿此举如总裁所示，能扭转华北战局呀！”

他说完之后，扬了扬手，匪军官纷纷退了出去。

会议厅里，只剩下老耗子、刘疯子和上校参谋。

刘疯子得意洋洋：“军座何时起程呀？”

老耗子愠恼地瞥了刘疯子一眼，扬首望天，拉长声音：“这，只是个时间问题嘛！”他缓缓地站起身子，走到窗前，压抑着愠恼，“既然总裁把石门托付给了老弟，我是决不碍手碍脚的！不过，我还想建议总裁，最好不要搞这种南北夹击，因

为……”

刘疯子轻蔑地一笑：“军座多虑了吧？是不是也被共军的所谓大反攻……”

老耗子痛楚万分：“我跟随党国征战多年，虽没立下赫赫战功，一片忠心还是有的吧！”

刘疯子：“我倒要领教领教。”

老耗子向上校参谋挥了挥手，没好气地坐在了沙发上。

上校参谋和刘疯子同时走近了会议桌。

一张放大的军用地图铺在桌面上。

上校参谋瞅了瞅刘疯子：“军座认为……”他从桌上拾起一只有色铅笔在地图上指画着。

上校参谋的画外音：

“我军北进援保，与李文集团军合力执行总裁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，首先要通过正定、新乐、定县、清风店、望都等二百大几十里的共区。军座断定，共军北围徐水的战略企图，是诱我北进，而后来一个挥兵南下，将我围歼，接着再克石门。”

老耗子轻蔑地对着刘疯子笑了笑：“老弟，那时你可就要唱‘空城计’了！”

刘疯子：“尽管如此，诸葛亮依然稳坐城头，退去了重兵！”

老耗子讽刺地：“可惜呀，共军不是司马懿，老弟也不是诸葛亮！”

刘疯子被顶得“嗝喽”了一下，“哈哈哈哈”一阵疯笑，掩过了窘态。

8. 徐水城下

徐水城外，远处炮声隆隆，城墙上的守敌不断向外面打着冷枪。

我军正在城外紧张地构筑工事，战士们汗流浹背，个个泥人一般。

电话铃声。

潘有财把圆锹插在堑壕沿上，抓起了电话耳机。

“喂，我是潘有财。什么什么……”潘有财脸上呈现着紧张和兴奋。“是！是！是！……”他把耳机“咔嗒”放下，捋了捋袖子，对战士们说：“同志们！旅长要来检查咱们的攻城准备。这保准是来挑选攻城尖刀连的。在清风店准备了半天，没打上石家庄，大家心眼里不好受吧？没关系，到保北来打徐水也一样，反正都是替人民报仇！可有一条，大家得把吃奶的劲掏出来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旅长要是选不上咱们当尖刀，可别怪我点着鼻子叫你们狗熊！”

战士们都想笑，但不敢笑出来。

潘有财走近一个防炮洞，一看，很不规整：“这是谁挖的？”

孙永跑过来：“俺。”

“争尖刀你比谁都嚷嚷得凶，可是挖工事……，这纯粹是狗窝！重挖！”潘有财很不客气地训斥着。

孙永调皮地：“是！重挖！”说着就挥锹干起来。

站在旁边的郑铁柱，拍拍孙永的肩膀：“孙永，先问你个

问题：这徐水是个什么地方？”

孙永：“一个小土围子！”

“不简单吧？”郑铁柱拉孙永蹲下，在地上摆着土坷垃，“你看，这是徐水，这是北平，这是保定。咱一围徐水，就卡断了平保线，就好比在北平的南大门上放了把火。蒋介石见了会怎么样呢？”

郑铁柱话音刚落，一颗炮弹啸叫着落在了身后边，接着又是一颗……

战士们惊疑地回身眺望，枪炮声大作，身后打起来了。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潘有财跑过来抓起电话耳机，狠劲地摇着摇把。

郑铁柱关切地站在旁边看着他。

9. 诱敌出窝

宽敞的掩蔽部里，空气紧张。

钟天民在打电话：“纵队！纵队！司令员吗？北线情况怎么样？北线情况怎么样？……”

炮声震落了棚顶上的潮土，落在旅指挥所人员的头上、身上。但谁都顾不上掸一掸，精神集中地望着钟天民。

北线上。王旅长站在掩蔽部里，一面拿着耳机，一面望着冲上来的敌人：“我是北线！我是北线！对！对！报告‘野司’首长，李文集团军十个步兵团、一个战车团已经从北面突了几次了。现在还在冲锋，现在还在冲锋……”